

《清纯恋情》系列小说

放肆之后

（香港）

青春偶像派作家

梁望峰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清纯恋情》系列小说

放肆之后

香港 青春偶像派 作家

梁望峰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版贸号:《放肆之后》01-95-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纯恋情》系列小说/梁望峰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5. 6

(《清纯恋情》系列小说)

ISBN 7-5059-2249-1

I. 清… II. 梁… III. 言情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6447 号

清纯恋情系列小说 (1-5)

(香港) 梁望峰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北京建新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7.75 印张 10 插页 410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300 册

*

ISBN 7-5059-2249-1

I·1620

全套定价: 39.50 元

——写在前面

少年人的故事，有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际遇，这个系列的每一本，都代表着他们某一个独立的成长片段。

这一本，是由失恋开始的。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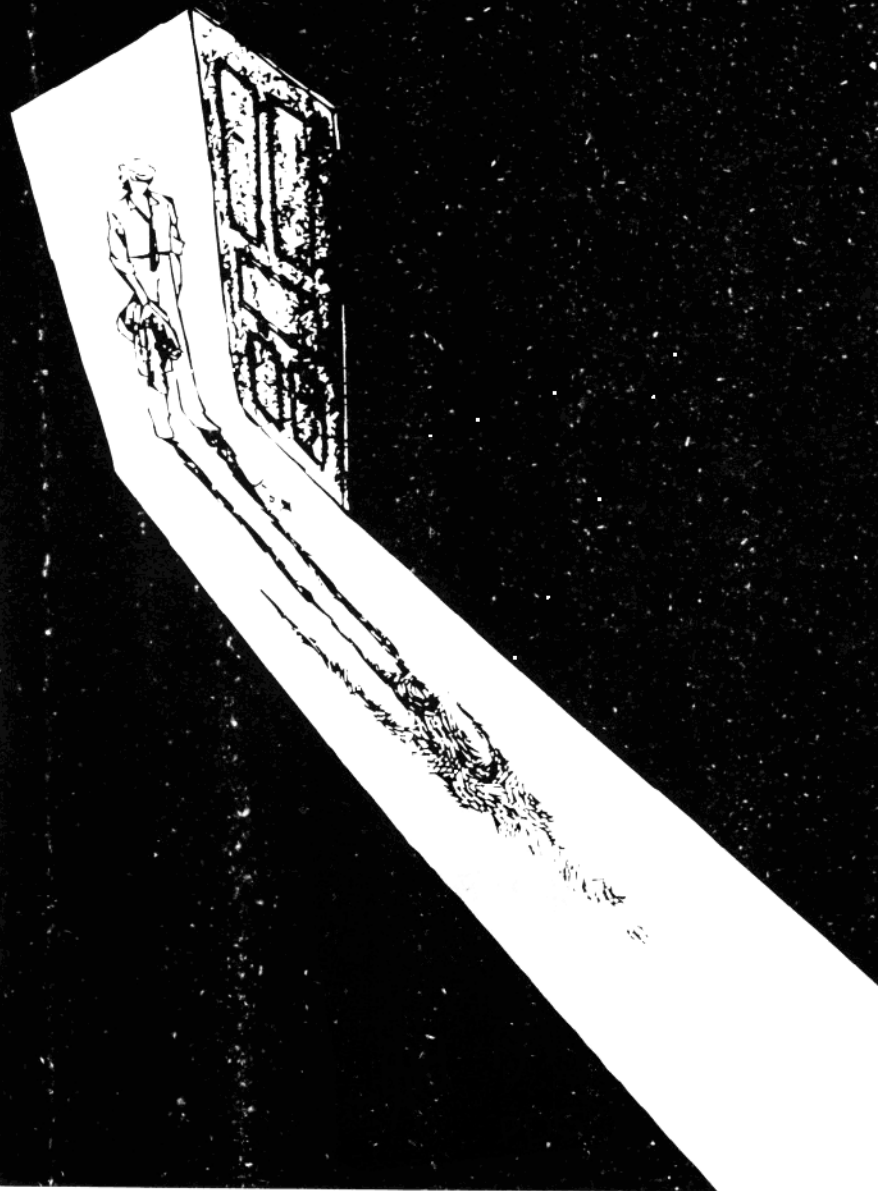
写在前面

- 不快乐的孩子都不想回家 (1)
- 兄妹情 (15)
- 向死神宣战 (33)
- 真正的我 (43)
- 回到学校 (55)
- 甲戌之爭 (69)
- 意乱情迷 (85)



噩梦.....	(105)
嫁祸.....	(121)
阴谋.....	(149)
辩论比赛.....	(163)
日记.....	(197)
后记.....	(220)
望峰思想摘录.....	(229)
说在后面.....	(233)

不快乐的孩子都不想回家



突然间我想，如果他们真的关心我，应该会等我回来的，是不是？

“一包骆驼。”

“有滤嘴的，还是没有滤嘴的？”

“随便。”

“十八元。”

我从浅蓝色风褛中慢慢掏出三个五元硬币、一个两元、一个五角，翻来翻去，衣袋里就是欠了一个五角钱。

我苦笑，望望放在柜面上的烟包，再望望士多老板耸耸肩说：

“对不起，不够钱，不买了。”

正想转身离开，士多老板叫住我，他说：

“喏，少年人，五角钱算了，我卖给你。”

“噫，”我应声，把十七元半递到老板手上，我说：“下次我再来，顺道还你五角。”

“几角钱，小意思。”老板笑，“我只希望下次再见到你，不要那么不开心。”

“你知道我不开心？”我干涩地一笑，随口便询问了一句。



“看得出来的！”

“是吗？”

“如果我没有猜错，你身上一定没有带打火机和火柴，是不是？”

经老板一说，我才想起，自己身上什么都没有，我很尴尬地说：

“是的，我差点忘记拿火柴。”

“你说自己是不是不快乐？神不守舍，点烟也没有火。”说完，他把一盒火柴抛过来。

我接过，不禁若笑起来，嘲讽自己：

“或者我不是想‘吸烟’，而是真的想‘食烟’哩。”

“怎样也好，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少年人，眼光要放远一些。你还要做几十年人，如果终日愁眉苦脸，日子怎样过？”

我叹气，伤心的人是听不进安慰话的，因为安慰弥补不了创伤，我只是说：“希望下次再见，我会记得带钱，顺道还五角钱给你。”说完，我跟老板打了一个眼色，便离开了士多。

撕开封纸，冷眼瞧着烟包侧的忠告句子，上面写着“焦油含量中至高”、“香港政府忠告市民，吸烟危害健康”，我禁不住冷笑一声。委实，谁能判定



什么是健康不健康呢？吸烟能够对健康有多少危害？倘若要谈危害，生存也危害健康。不必生存，就不用担忧健康是否会受到损伤。要危害健康，头上高空掷物掷中你也是一种伤害；那几个大国元首手部痉挛按错核弹掣又是一种危害；只要生存着，就该预料自己会在有意无意间被天灾人祸所伤及。

既然如此，吸烟能危害性命的，至多是患上肺癌短几年命而已。

横竖不吸烟，亦不能保证不会患上癌症的，是不是？

我心里暗暗骂了一句“废话”，深深地多吸了两口，心头涌起一阵悲哀。除了这一根香烟之外，我还能真真正正拥有什么？

告别了自己最爱的女孩子后，褡袋内不断替换的烟包，是我唯一拥有的东西。

也曾试过忘记婷婷，但一直强调要忘记的时候，也同时在想着她，想着怎样才可忘记，因为根本无法忘记。

想忘记……想想而已。

我正在胡思乱想，根本没有注意过身处的环境，就在我抬起头，发觉自己踱进了一条昏黑的小巷之

时，前面弯角处陡地闪出一条黑影来，手中持着一柄小刀。

他用刀抵着我的喉咙，用十分低沉的声音说了一句：

“打劫！”

我早已是置生死于度外，哀莫大于失去最爱的人，所以，我没好气，声音木然：

“还要你说？”

那贼人愣了一愣，闷哼了一声，把利刀更贴近我的喉门，他喝问：

“你到底要钱还是要命？”

我突然间觉得滑稽，所以爆发出毫不掩饰的轰笑声，而那贼人呆若木鸡地盯着我，我才一字一顿地回答：

“两样都不要。”我重复：“两样都不想要。”

那贼人拿我没办法，挥拳向我的肚子击过来，一阵剧痛使我软倒在地上，他就在我身上搜出了银包来。

我跌坐在地上，没有反抗，任由他在揭着我的空钱包。当他发现内里空空如也，便向我怒目而视：

“你身上的钱放在哪里？”

我摇头，说道：“如果你早几个钟头打劫我，我还有四五十元，现在一元也没有。”接着我把烟包取出来：“遗憾，我只能请你食烟。”

那贼人恼羞成怒，道：“将你身上值钱的物件除下来，快！”

我冷笑：“不除下又如何？”

那贼人将利刀在我颈上扬了一扬，道：“杀了你。”

我“哦”了一声，几乎笑了出来，向他道：“这也不错。你杀了我，无端端坐十年监；而我被你杀了之后，一了百了，什么也不必想。”

说完我禁不住痴笑起来，想起失去婷婷，死亡是唯一的解脱，便变得疯狂起来，突然抓起那贼人持着刀的手臂，向自己刺过去。

那贼人吓了一跳，用力甩开手上的利刀，惊惶地说了一句：“神经病！”便转身走得无影无踪。

我呆立在现场，望着地上的小刀，心下有无限黯然……

凌晨一时多，我枯坐在游戏机中心内，冷眼看着喧闹的人群渐渐散去，本来烟雾弥漫的空间也渐

渐明净起来。不久，机铺老板将无人玩的游戏机逐部关掉。每关掉一部，我的心便随着电视荧光幕的闪灭而牵动一次。心想：完了，又完了，我又要到哪里躲？

当老板把所有的游戏机关好之后，就只剩下我这里未关掉的一部，整间机铺就只剩下我一人。

他见我还坐着不走，就走过来，对我笑了一下：

“喂，打烊了，走啦。”

我看看墙上大钟，只剩下五分钟就要关门了，法例规定，可不能再迟，我轻轻叹了一口气，跟他说：“还有五分钟才关门，对不对？”

老板回答得爽快：“那么多坐五分钟，不要紧。”

他说完便转身，用长杆拉下大闸，只留下一个小门口用来出入。全间机铺，四周充满一种热闹过后的寂寞，一种近乎静止的感觉。

身旁唯一一部没有关掉的游戏机，动画一闪一闪跳动着，我实在感觉到空虚，就燃起一根烟。

寂静得连燃烧纸卷所发出的“咄咄”声也隐约听得到。

打破沉默的是老板，他的语调十分殷切：“很闷，不想回家？”

我昂起头，望向他，牵牵嘴角，没有答话。

老板笑了一笑，道：

“不快乐的孩子都不想回家。”

老板的话，令我突然间感到十分伤心，可是他的心地也真好，所以我道：“我留恋这里片刻的快乐。”

老板道：“那解决不了问题。”

我道：“问题是我自己造成的。”

我想起是自己与连漪提出分手，与婷婷提出分手；所有问题都是自己一手一脚造成，烦恼自寻。

感觉好难受。我动手把最后一部机关掉，脚步蹒跚地踱出机铺。经过老板身边，他拍一拍我的肩头，鼓励我：“别把今天的不快乐带到明天去。”

我只觉得极度疲倦，道：“但愿我能。”

说完，我耸耸肩膀，扬长而去。

走在街上，我漫无目标向前行，瞥见地上有空铁罐，便用力踢过去。走着走着，我走出行人路，在马路旁边踱步，希望偶尔有辆飞驰而过的车子，会响起警号——去肯定我的存在。

然而，一直都没有，车辆隐然在远方，整个街头就只有一个我。

失去心上人，总那么惨兮兮。

就这样想着想着，不知怎地，自然而然又走在回家的归途上。如小鸟归巢，当夜深，疲倦的孩子都想回家。

悄悄开了大门，内里漆黑一片，我放轻了脚步，不想惊醒家人的好梦。步过睡房看见他们睡得正浓，心坎里有一阵莫名的悲哀。突然间我想，如果他们真的关心我，应该会等我回来的，是不是？

虽然明知他们会责备，会怪我晚归，可我也愿意去承受适时的责备，而不是回到家，面对眼前的一片寂静。

我放轻脚步走进自己的书房，寂然无声地锁上了门，没有亮灯就睡下。蜷伏了十多年的地方根本无须灯光也能够行动自如，但如今烂熟的环境看来是如此的陌生。

在床上辗转反侧不知多久也无法入睡，我想看看是什么时间了，便摸黑按亮了台灯，然后我看到大钟显示着时间，也看到台面静静躺着一封航空信件。

一看字迹，我知道是表妹碧玲的来信！

我心里不禁暗骂自己大意，外面寄来的信，家